

## 我心寂静

■郑安国

寂静有别于寂寞,这是无疑的,寂静指听觉,指周围环境,而寂寞则指感觉,属心灵部分。不过,在寂静中往往能够体味寂寞心情,寂寞的感受却不一定来自于寂静,许多时候,在喧嚣里,在人海中,尤能感觉这寂寞的滋味。寂静宜于清修与休憩,寂寞宜于独享,人在寂寞中最能体察自己的心灵世界也最能感应周围的世界,如果寂寞又加上寂静之境,则庶几近乎人生的大境界了。

论及寂静,我以为金圣叹有一首题为《野庙》的诗写得最绝:“众响渐已寂,虫于佛面飞。半窗关夜雨,四壁挂僧衣。”在一片沉寂之中,野庙里只有四壁的僧衣静如夜色,只有飞虫于佛面悄悄,这简直就是一种枯寂。金圣叹写这首诗时,心境一定如荒郊古井,意识里全然是一片无声无息的禅境佛境,好在尚有“夜雨”与飞虫做伴,否则夜宿野庙会精神崩溃的。大凡寂静之境在红尘中难以觅得,故而古人笔下总将它与深山或老刹联系,如王维名句:“鸟鸣山更幽”“空山人语响”。空山人语,鸟鸣幽谷,自是寂静空幽之至,这等境界,令人身心愉悦。王维喜登山,诗画入神,在他活着的时候可谓十分得意,寻幽是余兴,是一种心理上的调节,钟鸣鼎食,朝歌暮舞,未免富贵俗艳有余而幽雅不足,所以去空山听听

鸟叫,临水发发感喟,应算人生一境。而金圣叹却只能在枯寂中抚摸自己的伤口,他是有一腔忧患意识的。故虽都写寂静,心境却不一样,寂静的味道也不一样,空山闻鸟语,静而且美;“四壁挂僧衣”却是寂而不祥了。写其寂静,抒己寂寞,字里行间均可体味。

记得贾岛也有一句诗,甚为有名,即“鸟宿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”,写的也是一片寂静之境。夜深人静,明月如霜,鸟也睡了,只有孤独的一个和尚在敲着月照的寂寂山门。虽是大寂静,却未免失了一种心绪,不似金圣叹的枯寂也不如王维的静美,有点为写寂静而寂静的,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心境的映照。倒是“落叶满长安”名句,却道尽了秋天萧索寂静的大境界,在意境上苍凉沉郁,几乎让人感到一个偌大长安只余满城如蝶的黄叶,唯冷寒的秋风一阵阵刮过,不见人迹。这闹世中的大萧索大寂静,见出诗人悲凉的内心,便很让人震撼了。

但写寂静最为杰出的,我以为要算张若虚,因为他的《春江花月夜》诗,流传后世,那种寂寂悠远,那种空灵伤感,堪谓绝响,旷古无后。以其诗谱曲的古筝曲,更是于寂静中听出伤怀,于悠远中听出心的颤音。春江夜月,万籁皆杳,一人独立江畔,伤怀古今,感喟生死,宇宙恒久,人生无常,是以胜过金圣

叹、王维、贾岛多多,应无异议了。

历代文人似乎对寂静之境有所偏爱,所以有数不胜数的诗文都对它有着描述。陶渊明好静,静中饮酒采菊或读书,他认为“此中有真諦,欲辩已忘言”。静境于雅士高人、诗豪墨客,似乎都有陶渊明这种体味,喜静不喜动,于静中取动,抵掌观心,独享寂寞,顿悟平生,冥思禅意,回望从前……寂静中的人生,是可以让心灵出尘优游、神也八极的。在寂静中求得一种心情,求得一种完美,求得一种超越与觉悟。

寂寞似乎也有寂静这种功能,但寂寞许多时候却令人难堪。寂静总是让人愉快,并且让心清醒。寂静是供人休憩的有形无声的驿站。人许多时候都厌恶喧哗和噪器,厌恶那种声色犬马,甚至虚应故事的应酬,灯红酒绿之后,奔波红尘之后,大抵想寻找一处寂静且优美的所在,休息疲惫的肉体与灵魂,只有在寂静里,人才会忽然找回自我。

寂静或寂寞的人生,都非我们所求,一种是时空一种是心情,我们的人生原本是无所不包或什么也没有包涵,生与死只是形式,喜怒哀乐才是内涵。但什么才是真正为我们心灵所需的寂静的空间呢?张若虚描述的?还是王维、贾岛或陶渊明式的?我似乎知道。

一位新乡贤  
与一座古村落(上)

■李专

王定钊出生在一座老房子里。

房子雅名迪德堂,占地一千三百多平方,由正屋和横屋组成,抬梁构架,穿斗木构,内有16个天井,50多间厅房。正屋和横屋的门楼分别楷书“槐轩”“业振瑯琊”大字,折射出昔日王氏家族的显赫。

王定钊却是大宅门里贫寒子弟,15岁辍学外出打工,几经商海沉浮,到25岁时就积累了百万家财。

虽然只有初中毕业的底子,文化情怀却很浓郁,因为出生在传统文化浓郁的古村落里。身在异乡的他,故乡的古街、古宅、古井、古桥、古庙、古河道,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。他从孔夫子旧书网淘来《兴国州志》《阳新县志》《通山县志》《武宁县志》等几十本故乡周边的方志和资料书,日夜捧读,既解求知欲,又慰乡愁。一日,他在一书中读到:“1938年10月17日,阳新县城沦陷,县政府被迫迁入燕厦江源村,迪德堂为办公区”。后又了解到:土地革命时期,迪德堂对面的老宗屋是子英乡苏维埃政府办公场所……

洪港镇江源村,共遗存古民居11栋,总建筑面积两万平方,其中明代建筑占大半。著名建筑有迪德堂、老宗屋、义筹老屋。

迪德堂面阔八间,进深四重,因深厚的人文底蕴而卓尔不群。房主王迪吉是进士而没有当官,却当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乡村教育家,他教的学生考中举人的有三十多个,考上进士的有七人。他去世时,前来为其送葬的顶戴花翎学生就有17个。老宗屋面阔五间,一进四重,总面积三千平方,前有跑马场,后有小花园。高大的门甲为荷花绿大理石经过银锭打磨而成,天井台面由长条大理石镶铺。义筹老屋以内部装潢考究而在百里十乡首屈一指,更因为它的另一个名字叫纯寡妇屋而流芳久远。

江源村现存最著名的这三座古建筑,其大门门框都是大理石材料。老宗屋,始建于明朝隆庆年,二重天井是一个近百平方米的顺长天井,天井台面为长条大理石镶铺。建于清末的江源义筹老屋正面大门也是大理石门框。光绪十七年(1891)年十月竣工的迪德堂,大门框为长条大理石镶造,框面经银锭打磨,光可照人。老宗屋二重正门高大的门框,即为惊艳今人的荷花绿大理石经过银锭打磨而成。

1960年代,通山人在修公路时“发现”了大理石,并迅速发展壮大成一个先后有十万人从业的支柱产业。这时的“发现”其实是一种“重新发现”,是一种现代产业化的发端。

江源老屋的大理石应用,恰好成为通山大理石产业的“文化底蕴”。

——选自《路自通山》一书



## 母亲的家常菜

■吴梅芳

每到星期五,乡下86岁母亲就会打来视频,问我们周末是否回家,她好准备菜。

记忆中,母亲的家常菜始终散发着醇厚的味道,如同一束永恒的光,温暖着我们的心灵。

厨房,是母亲的舞台。那一方小小的天地,承载着她对家人无尽的爱。每当她系上围裙,站在炉灶前,就仿佛一位神奇的魔法师,将普通的食材变成美味的佳肴。

母亲的家常菜,没有华丽的摆盘,没有昂贵的食材,却有着最真挚的情感。一盘普通的家常豆腐,用菜油煎至两面金黄,加入小葱和生抽焖煮一会,散发出浓郁的香气。出锅后的豆腐,一青二白,口感软糯,每一口都饱含着家的味道。

红烧肉,是母亲的拿手好菜。精选的五花

肉,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,在锅中煸炒至金黄色。加入各种调料,小火慢炖,让肉充分吸收调料的香味。经过漫长的等待,红烧肉终于出锅了。那红亮的色泽,让人垂涎欲滴。咬上一口,肥而不腻,满满的都是幸福的味道。

还有各种清炒时蔬,嫩绿的青菜在锅中快速翻炒,仿佛在弹奏一首美妙的乐章。看似简单的一道菜,却蕴含着母亲对家人健康的关心。

母亲最喜欢做的汤是排骨煮粉藕。每当谁家宰土猪的时候,母亲就买上十几斤排骨,分袋装好保存在冰柜。到周末,就买两节粉藕,配上一袋排骨在铁鼎锅里用柴火煮,先大火煮开,再用小火慢慢熬。我们到家时,露出一条缝的鼎锅里“咕嘟咕嘟”直

响,肉和藕交织的香气随着一阵阵蒸气散发出来,舌尖上的细胞便开始活跃。上桌时,先来一碗排骨藕汤,身心感到无比慰藉。

当然,桌上也少不了一盘母亲自制的腌菜,不管是腌萝卜,还是腌菜叶,都香脆可口。吃腻了荤菜的时候,再吃几口腌菜,这一餐就圆满了。

母亲的家常菜,不仅是满足味蕾的美食,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老家,看到餐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,心中的不快顿时消散。那熟悉的味道,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。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喧嚣,家永远是最宁静的港湾。

母亲的家常菜,是家的味道,是爱的味道。它将伴随我们一生,成为最珍贵的回忆。

## 长假时光

■喻雪金

一场秋雨,带着清凉和温柔,把秋天的大门打开,也送来了大家期盼已久的国庆长假。

假期本应是放松与享受时光的,与其在拥挤的景区随波逐流,不如回乡浇浇水种菜,去山中与大自然约会。

吹着十月的风在家门口溜达。门前的桂花树上,桂花如点点繁星,嵌在翠绿的枝叶间,香气一把将我抱住。春天时,婆婆将一个已经烂掉的老南瓜随手丢在围墙边,不经意间,竟长出了一丛南瓜秧,没多久,便有几枝藤蔓顺着围墙爬到邻家院子的樟树上。这时节,它们已爬到了樟树顶端,几个半熟的南瓜在绿叶间晃荡,成为摇曳生姿的秋色画卷。邻家门前的鸡冠花开得炽热,鲜艳夺目的红色尽显生命活力。

门前的稻田已收割,只剩下参差不齐的稻茬,在秋风中诉说着丰收的喜悦与来年的期待。此刻的田野,少了往日的喧嚣与繁华,却多了几分沉静与安详。

扛起农具,体会汗滴禾下土的劳作,听蔬菜生长的声音,也是人生一道丰美之景。立秋前后,一粒粒种子,带着我和老公的殷切期望,扑入泥土的怀抱。如今,萝卜白菜的叶子已将地面遮得严严实实,牛皮菜、乌塌菜也长出了几片叶子,红菜苔和白菜苔的苗,已到了适宜移栽的高度。地是早就挖好了的,现在只需整畦、打窝、浇水,就可以栽了。每当手指轻触湿润的土壤,我的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喜悦,仿佛看到了不久

之后的郁郁葱葱。栽菜一般是在傍晚,可以降低菜苗的蒸腾作用,提高成活率。菜栽好后,白天还需用遮阳网覆盖一段时间,防晒防虫,到了傍晚再揭开遮阳网,让菜苗在晚上吮吸露水。这样早盖晚揭,早晚浇水的重复,极具韵律感,让我们乐此不疲。

除了在菜园里耕作,去山中寻“宝”也是我在节假日里极喜欢做的事。

家乡的山山水水,都如同细腻的画卷,一帧帧、一幕幕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。板栗磨菇在哪寻得到,早已了然于胸。

捡磨菇的乐趣在于探索和发现,有句俗话说磨菇原地生,于我而言,探索的时候不多,发现的惊喜常在。有时看到一个磨菇,弯腰拨开四周的草丛,却发现前面还有一片。那种惊喜,如同发现了大自然的秘密宝藏,总让我忍不住拍下视频,和好友一起分享这份不期而遇的美好。有时坐在林边的草丛上休息,不经意间的一扭头,却发现草丛中居然有一片生机勃勃的磨菇群,那又是另一番惊喜了。

再也没有比国庆长假更适合捡板栗的时间了。此时的板栗球在秋光中笑得龇牙咧嘴,迫不及待地挣脱束缚,从裂缝中跳跃而下,落在枯叶上、草丛中、水沟旁,闪烁着诱人的光泽。板栗从手里滑入袋中那一刻,收获的不仅是沉甸甸的果实,更是满满的成就感。

长假第六天,邀上几个文友来家中相聚。老公不仅会种菜,还会做菜。他做的板



栗土鸡汤是一绝。老公将切好的鸡块放入土罐,大火烧开再转小火煨,待鸡汤散出肉香时,加入剥好的板栗,慢慢炖煮着,很快香气便弥漫一屋。磨菇则用五花肉炒,磨菇的鲜美与肉的醇厚在老公的锅铲下完美融合,肉片吸饱了磨菇的精华跃上餐盘,令人垂涎欲滴。炒上几个青菜,再开一瓶老酒,便是一场盛宴。轻酌浅尝间,都是对生活的品味和友情的致敬。

正如苏轼说的,假日清闲,莫过于此,与知己共饮,品酒谈文,人生乐事也。

长假的最后一天,提上一篮早上捡回的磨菇,在老公的陪同下去看母亲。此时的磨菇带着大地的芬芳和夜露的清新,显得格外娇嫩欲滴。从我进门那一刻起,母亲眼中一直闪烁着光芒。我花了近两个小时给她熬了一锅磨菇粥。母亲吃着,笑着,笑声很大。

长假时光,在放松和美好中流淌。删繁就简的日子,正是我喜欢的模样。